

《我的叔叔于勒》文本解读及人物形象分析

陈慧潞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广东 佛山 528225)

[摘要]《我的叔叔于勒》选自部编教材九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第二篇课文,对《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我的叔叔于勒》进行了删减。《我的叔叔于勒》虽然短小,但语言特色、叙述手法、主题解读丰富多彩。为此,文章也将从小说情节、叙述视角、主题切入点三个方面对《我的叔叔于勒》进行文本解读及人物形象分析。

[关键词]文本解读;《我的叔叔于勒》;人物形象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4.1011

一、引言

在《我的叔叔于勒》这一小说中,作者浓墨截取了菲利普夫妇一家盼望弟弟于勒发迹归来,在女儿蜜月途中巧遇其沦为落魄水手,最后全家希望破灭,落荒而逃的故事。莫泊桑用敏锐的观察力以小见大地窥探了当时世态炎凉、金钱至上的社会。

二、解读落脚点:小说情节

众所周知,短篇小说是叙事作品汇总布置精巧的玲珑小屋,由于篇幅限定,在表现上只能通过截取人物生活的一个横截面^[1]。在《我的叔叔于勒》中,第一段便描写菲利普哪怕每天工作到很晚,挣的钱不多;母亲对拮据生活的痛苦,这一家如此努力且艰难,也仅仅只是以“活命”的状态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也因如此,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那个远航出海、回信发迹的于勒,为读者展现了菲利普全家生活状况的一个剖面图。

首先,小说的第一部分对于勒败光财产,被遣送美洲这一部分并未详写,而是通过于勒和父亲简单的通信,大致让读者对于勒这一人物进行模糊定位。在这定位中,作者不断地悬疑铺设,采用插叙的手法,比如于勒被送去美洲,寄信回来前,是“全家的恐怖”;发迹后愿意补偿父亲的损失,变成了“全家唯一的希望”,并运用了回信、船长等多次铺垫,暗示远在美洲的于勒已经非常富有,可以为菲利普夫妇带来改变生活的希望。但是,便是那简单的通信,船长的口述,作者在菲利普夫妇等待发迹的于勒回国这一情节上,也可谓是浓墨重彩。先是于勒寄回了一封信,而后又是一位船长这样的旁观者增添了辅证,菲利普全家便就此深信不疑,甚至达到了“对于叔叔回国这桩十拿九稳的事,为此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的幻想。不论是父亲菲利普那句永不变更的话,还是二姐的婚礼最后的促成,他们想象中的于勒在背后总会成为推手。所以,在遇到落魄于勒之前,菲利普全家对于发迹于勒会回来,尤其是那份虽然写着“不久归程,却遥遥无期的福音书”的幻想已经到达了极致。

之后,小说第二部分描写了全家在船上巧遇落魄于勒,父母多次反复确认,最后幻想破灭的过程。文中菲利普第一次看到水手于勒,到让妻子确认,最后亲自到船长求证,反反复复,让读者直接代入“我”的视角,从父亲和母亲的语言神态看出父母的惊慌,讲述了那个唯一的、极致的幻想破灭的真实写照。相反,从“我”的视角,却是“看了又看”“又看了看”,从叔叔的神态中生出悲悯,最后决定私自将十个铜子小费给了叔叔。小说情节在这里也有了巨大的翻转,菲利普对于于勒的落魄也是像之前确认于勒的发迹一样,透过船长之口得出答案,而非亲自询问,了解于勒落魄的原因,认定于勒落魄便赶紧躲开;和“我”对素未谋面的,在父母口中的叔叔,通过简单的接触和观察,便看到其满脸愁容,狼狈不堪的

形象,形成了又一鲜明的对比。第一,于勒船上卖牡蛎,其实已经暗示他可以自食其力地谋生,并不需要依靠菲利普夫妇维持生计;第二,在寄信的内容中也足以证明于勒经过多年沉淀后,心里对于以往的错事是想要进行弥补;第三,以及于勒哪怕回到勒阿弗尔也并未与菲利普夫妇相认,因为他知道菲利普夫妇的家庭状况,不想拖累兄嫂。可是,菲利普夫妇也不曾了解,便认定假如相认后,于勒会重新拖累他们,以及对于相认的情形更用“船上变得热闹”来形容,更加刻画出菲利普夫妇漠视亲情的形象。

小说的最后,作者并未安排“我”和父母进行一场关于叔叔于勒的辩论和争吵,而是巧妙地通过仅仅简单的心中默念“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这三个并列句,以及对于拮据生活的他们而言,可以说极其重要的十个铜子给了于勒叔叔作为小费,衬托出“我”对父母漠视亲情、金钱至上的行为大相径庭的反抗。在“我”的角度而言,那十个铜子的小费不仅给予了对于“我”拮据家境情况而言,比我们还要糟糕的叔叔的金钱上暂时的支持和帮助,更是饱含“我”对父母行为之羞愧,于勒叔叔落魄之同情,却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的愧怍。

三、叙述支撑点:“看与被看”的叙述视角

在王荣生的《小说教学教什么》中提到,小说是一种叙事艺术,而《我的叔叔于勒》这一篇小说,整篇的叙述角度都是有限全知型视角——全文都以“我”(即若瑟夫)的小孩子视角观察父母、叔叔。在这个小说中,即使是有限全知型视角也包含了好几层的视角转换:“我”看父母、父母看叔叔、“我”看叔叔,用“我”最真挚、最直接的眼睛叙述了这个故事。

“我”看父母。小说开头便从“刚刚”“样样”“常常”等副词,奠定了“我”的窘迫、拮据的家境。对于小若瑟夫来说,他也直言“我不敢肯定父亲对这个计划是不是进行了商谈”“我也总认为这个青年之所以不再迟疑而下决心,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这些种种,都在暗示着透过若瑟夫之眼,看到了家庭的窘迫,看到了父母对于勒归来的迫切和渴望,也看到了若瑟夫对还没回来,却十拿九稳、频频铺垫可以为全家带来希望的于勒叔叔终究会回来的泡影的质疑。

父母看叔叔。巧遇于勒的情节,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神态、动作、语言等细节描写,让我们通过若瑟夫的眼睛看到惊慌失措的父母。原本应该远在美洲经商发迹的于勒,突然出现在轮船上卖牡蛎,这一幕让于勒从“全家唯一的希望”变成了“讨饭的贼”。其次,在父亲菲利普和母亲克拉丽丝中,也有鲜明的对比。首先,父亲对于突如其来遇见落魄的于勒明显地遇事慌张;而母亲则马上镇定,并迅速做出决定,让若瑟夫结账,

将女儿和女婿找回来。而且对父母的描写是各有侧重。对父亲更多注重描写外表，断断续续的语言；母亲则是急促甚至暴怒的语言表达自己对这一幻想破灭的恼羞成怒，决定带着全家远离这个落魄的亲戚。况且，若瑟夫也曾提到，青年是因为于勒的那封福音书，最后才对二姐求婚，而这次的哲尔赛之游是因为二姐举行完婚礼后，大家都期待已久的旅行。这就足以明白，对于这一场婚礼而言，这位“有钱的于勒”是婚礼的筹码，假如这个筹码不见了，家里的女儿则有可能无法结婚，侧面也凸显了菲利普夫妇的悲哀和无奈。

“我”看叔叔。于勒叔叔在全文中，一直都有他的影子。无论是造成现在家境如此困难的直接原因，还是寄信赔偿菲利普过去的损失，于勒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一直以菲利普夫妇口中的形象出现，若瑟夫实际上也只是间接了解过。当若瑟夫跟着父母亲自在船上，第一次端详地这个素未谋面的叔叔；第二次是付钱的时候，看了看他的手，又看了看他的脸，对这位叔叔进行了两次的细节描写，通过若瑟夫的眼睛看到了于勒的极其落魄和狼狈。难道若瑟夫看到的，菲利普夫妇没看到吗？并不是。菲利普夫妇只关心于勒有钱与否，能否改变自己现在的家庭状况，他们等的，始终是那个在美洲发迹的于勒。落魄的于勒，在菲利普夫妇的眼中，和以前占用菲利普财产一样，都是令人唾弃甚至厌恶，才有了后来付清牡蛎钱后的马上躲开以及改程归航。反观父母，若瑟夫似乎很快的就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付钱的时候，直接问卖牡蛎的人“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没有带着父母那样的厌恶与势利，还用了“先生（monsieur）”，在法语中表示尊敬、礼貌之意，相当于英语中的先生（sir）。为此，也能够说明若瑟夫对于这一位虽然并没有为家里带来财富的叔叔至少给予了精神的尊重以及应有的礼貌。都是看于勒，菲利普夫妇看于勒和若瑟夫看叔叔，是亲情和金钱的角逐。菲利普夫妇给了若瑟夫五法郎，也通过这五法郎，菲利普夫妇就可以和这个落魄、狼狈的于勒两不相欠，而在这一场角逐中，于勒是作为被牺牲的部分，换取了菲利普全家的安稳。至此至终，若瑟夫眼中，对于叔叔的同情心和怜悯逐渐增长，也似乎将父母那一份对于于勒原本的亲情也附加在那五法郎上，希望给予的十个铜子小费中，能够帮助于勒叔叔。

四、主题切入点：钱情角逐

对于勒称呼的变化，在小说中有三个不同的阶段，而且都与菲利普夫妇得知于勒有钱与否有关。在第一个挥霍钱财的阶段，于勒在他们口中，是全家的恐怖，是混蛋、流氓、无赖，一文不值的，这是因为于勒对菲利普的财产大大占为己有，最后还落得被遣送去美洲淘金的下场。然后经商发财阶段，变成了好心的于勒，有良心的人等；在船上遇到落魄于勒的时候，这部分着重都是菲利普夫人对于勒进行了大量的、带有贬义性的称呼。

挥霍钱财阶段，作者对这一部分进行了直接的隐去。菲利普夫妇的眼中，对于这个弟弟，他花光父亲遗产，是流氓，无赖，所有不好的标签似乎都被贴在他身上。若瑟夫看到的也亦然。他对这位叔叔的了解只有这些，甚至还没有到能够对这一位叔叔的判断正确与否进行评价，但是他对这位叔叔已经十分熟悉，在心中也认定他是自己的家人。可是后来的福音书，恰恰成了一个阶段的转折。

经商发财阶段，于勒寄信回来后，菲利普夫妇对于这封信可谓进行了粗糙的解读。在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发了

财就会回哈佛尔的”，信上对于是否或者多久能够回哈佛尔这个决定，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答复，只是在信后写道希望为期不远。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封信对归程时间规划如此模糊，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够发财回来的一纸书信，菲利普全家却当成福音书常常拿出来念，给予了深厚的希望，甚至对它有了产生了新的习惯和向往——每周日都要衣冠整洁到海边散步和用于勒的钱置一所别墅。若瑟夫在这一阶段却如同和全家人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理智，他怀疑叔叔回国的事，从一个小孩子的视角也能感受到二姐夫是因为福音书才和姐姐结婚，可见这福音书的影响之深。这些推理，带着旁观者视角一次次铺垫，一直警醒读者这位叔叔可能真的不能如父母所愿，带着钱财回到哈佛尔。

最后自食其力阶段，菲利普夫妇遇到于勒后选择避而不见，这也是小说的高潮，也最终开始了钱情角逐的一出戏。钱情角逐，孰重孰轻？菲利普夫妇的表现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对于于勒称呼的变化是一个，那是因为这样狼狈落魄的于勒，无法能够带来希望，带来改变，所以才有了不相认、抛弃于勒的残酷故事。其次，我们都有可能忽略的当时时代背景。法国当时处于的时代背景下，是社会矛盾尖锐，底层人民受到压榨的时代，莫泊桑笔下的菲利普一家的困境，也是当时无数个法国社会底层人民的困境。他们无法改变社会，所以只能忍耐，在残忍的现实中顽强的活下去，也是灰色小市民阶级的悲哀代表。可是，在这样一个给小若瑟夫造成一个童年经历的、无法磨灭的事件里，他能够体谅、理解父母，所以到最后，他只是在心中默念，却无法改变父母的行为。但是他不能原谅父母这样为了自身安稳抛弃亲叔叔的事实，不然也不会出现小说未删减版，成年的若瑟夫对一个老乞丐慷慨地给了五法郎的行为。在这里，成年后的若瑟夫依然保持当初那个纯真之心，与之前父母相比，面对对于这一场无声的角逐，又有了不一样的抉择。

五、结语

《我的叔叔于勒》在多年的教材中依然拥有一席之地，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部莫泊桑描写菲利普夫妇狠心抛弃亲弟弟于勒的故事，也因为从不同角度看，它似乎又有了不一样的见解。银币的两面是面值和人像，也正如这个故事里面，面值、金钱至上代表着菲利普夫妇，而若瑟夫，始终看到的是这一个银币的人像，代表着亲情，同一个银币，却有着相反的选择。无论是灰色小人物的悲哀，还是对于当时社会的批判，作者最终的出发点在于让读者看完这个小说后，我们是作为人的前提下，在追逐物质化、金钱化的社会里，能够在反省自身，不能忘记自己身为人的痕迹，泯灭人性，成为社会黑暗牺牲品。

参考文献

- [1]王荣生.小说教学教什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64
- [2]蒋兴娟.试论《我的叔叔于勒》的多重主题[J].课文教学与研究.2006.05
- [3]朱思奔.从场景到结构:《我的叔叔于勒》的阅读视野[J].中学教育.2020.07
- [4]赵丽俭.从“变”与“不变”探寻小说的曲径通幽——《我的叔叔于勒》教学只是的择定和建构[J].中学语文.2020.05
- [5]李敏.用儿童视角看小说乾坤以《我的叔叔于勒》《孔乙己》教学为例[J].语文教学与研究.2020.03